

夏至专栏



南 荷北佛

夏至

成岳

夏至的早晨像历史上的秋天，清清凉凉，以至凉得有些冷。每一个早晨的来临，都是被冻醒后发现的。

2012年的夏，我在客厅里邂逅前所未有的一个风景的片段，那是青春的或童年的阳光，在东北的方向投射来的亮色，有些像加了伴侣的咖啡，从原白的茶几上，被街上流行的什么书刊给撞翻了，洒在海边银色沙子上一片金色光芒。

那些细节，竟然颇有心地雕刻了窗帘的褶皱，像钟表里面小巧的齿轮，或一叠来信中散乱出的半枚邮票。可能那些幼稚而认真

的光线，觉得这些投影还不够完美，又架构了些窗棂的锐角，贴在墙上，倒像了透明的集装箱的样子。

想拿出些油彩来，就势把这光影画在原处，又想，还是别这么功利的好。把风景锁在墙上，就以创作以及作品，一如将鸟关在笼子里，或囚禁一个无辜的人，而成为一种得手沾沾自喜。

这些年，我们越来越慢了，是因为经常突兀地想到，我们匆忙中所做的一些事，不是因为欠考虑，而是根本就没有考虑，连后悔的时间都不肯留下。由疯子变成思想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想疯对谁来说都太简单了。

这一天，像中国另外的二十三个节气，不知谁的胜算，竟于千万年前一眼望穿了透明气体中飘飞的星球。那双眼睛，可能是早上的第一缕光，会照亮和不照亮视界中的一切，这光芒就是智慧。

但我想起，夏至的前一天，也是清晨，我被什么惊醒。第一缕光从蝉翼般的帐外氤氲，像秋天的色温，那种碧蓝的浑厚里，因季节的成熟而酝酿出咖啡般的沙漠，寒气从地下升起，房间的内部浸润着满满的海底的气氛，节气这时像了水草，或箭一样的游鱼，倏忽间逃往窗口，我飞身追去，依然太迟了。

在窗的边缘，梦已成风，夏已化蝶。我清晰地看见，那些蝶舞的巨大影像，冰冷而洁白。

北半球，光照最长的一天，夏至，把世界再次拖进梦想。



四

连载

亲爱的小孩

柏祥伟

小荞牵着小白羊去南河岸边吃草的时候，是小荞最快乐的时光。

她牵着套在小白羊脖子上的绳子，感觉就像牵着小白羊的手。可是小白羊怎么会有手呢，只有四只蹄子，小白羊走路没有动静，就像树叶落在地上一样安静。

这只小白羊是村里的李文书去年送给小荞的。当时小白羊只是一个奶声奶气的小羊羔，浑身卷着白色的毛儿，眼睛清澈，一眼看到底，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随时都要跌倒的样子。

李文书说，小荞，这只羊可不是一般的羊，是县里扶贫捐助的项目，咱村里的贫困户都领养了羊。你把它养大了，你的学费就不用发愁了。

小荞听不懂李文书的话，小羊和学费有什么关系呢？

小白羊太小了，小荞抱了抱小白羊，心里忽然就高兴起来了。

小荞牵着小白羊在河岸边游逛，小白羊埋头吃草，小荞弯腰捉蚂蚱。有时候，小白羊吃饱了，小荞就和小白羊一起躺在草地上打滚。小白羊咩咩叫，小荞咯咯地笑。

小荞在村里没有伙伴一起玩。自从村里的孩子嘲笑过她，说她是个多爹生没娘养的孩子，小荞哭了一场之后，就不再主动和他们一起玩了。

小白羊成了小荞唯一的伙伴。她喜欢和小白羊在一起，也喜欢和小白羊说话。有时候，小荞会把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教给小白羊。

小荞教给小白羊数数儿：1,2,3,4,5。

小荞教给小白羊读拼音：a,o,e,b,p,m。

小荞教给小白羊读汉字：天地人，你我他。

小荞教给小白羊读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小荞认真教小白羊，小白羊瞪着毛茸茸的眼睛，好像听懂了小荞的话。小荞教累了，也会教给小白羊唱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

有一次，小荞唱得高兴了，唱了一首又一首，她对小白羊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投进妈妈的怀抱，幸福享不了。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小荞唱着唱着忽然哭了。她摸着小白羊的鼻尖说：小羊，你和我一样啊，咱们都是没有妈妈的孩子啊。

小荞一哭，小白羊也跟着咩咩叫。小荞擦着眼泪朝远处看，远处是田野，再远处是树林，目力所及之处，是蜿蜒起伏的山峦。天很蓝，水洗过一般干净。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振翅飞过，转瞬即逝，没在天空留下一丝痕迹。泪眼朦胧里，小荞想起了爸爸去世的情景。

那个冬天，在一个寒冷的下午，妈妈带着她去火车站，那是小荞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在火车上吃方便面和火腿肠。小荞高兴极了，她像只飞出笼的鸟儿一样，看着哪里都觉得新鲜。一路上，妈妈不说话，只是不停地擦着眼泪。

小荞跟妈妈坐了一夜的火车，然后又转坐了一辆公交车，来到一片乱哄哄的厂区内，到处是轰鸣的机器、忙碌的人群。小荞和妈妈被几个神色木然的男人带着，坐上一辆面包车，来到郊区的一家医院里，妈妈跟在那几个男人身后，快步朝一片房子走去。小荞跟在后面，她歪歪斜斜地跟在妈妈身后，眼前的光线越来越暗，气味越来越潮湿，仿佛一把就能拧出水来。小荞跟着妈妈进了一间阴暗的房间，她听到了妈妈爆发出的哭声。

小荞站在他们背后，从大人双腿之间的缝隙里，看到一张木板床，床上摆放着一个盖着白布的人形。

那是小荞第一次面对生死离别。

小荞的爸爸是得胃癌去世的。正在工厂里上班的爸爸，突然肚子疼得直冒汗，后来疼得满地打滚，被工友们送到医院时，被确定为胃癌晚期，从发病到去世，不过七天的时间。小荞爸爸临死的时候，在病床的墙上，歪歪斜斜地写了一行字：荞，

你要好好学习，长大做个有用的人。

小荞的爸爸识字不多，他把“有”字写成了“友”字。

邻居在一旁对小荞说：荞，拿着啊，谢谢这位阿姨。

小荞哭了。

小荞哭着奔出家门，边跑边哭着说，我不要你的钱。

那天上午，小荞在南河边的草地上坐了很长时间。她好像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她想起了去世的爸爸、消失的妈妈、年迈的奶奶，想到了和她一样没有妈妈的小白羊。她想着想着，眼泪滴滴答答地落在草丛里。几只蚂蚁被小荞的眼泪淹着了，慌乱而无助地挣扎着。小荞轻轻地把蚂蚁捏到一片干松的地上，轻声对蚂蚁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伤着你们了。

小荞专注地对蚂蚁说着道歉的话，没发现奶奶来了。奶奶摇晃着瘦小的身子，坐在小荞身边。奶奶没吱声，低头陪小荞看蚂蚁。

片刻之后，奶奶才叹了一口气，抬手摸着小荞的头说：荞，奶奶告诉你一句话，人穷志不短。咱家虽然过得穷，这只是暂时的，你要相信，等你长大了，咱们的日子就好了。

小荞说：咱们怎么才能过上好日子呢？

奶奶说：想过上好日子，就要朝好日子去奔啊。

小荞说：那怎么朝好日子去奔呢？

奶奶说：日子是一点一点过好的，就像土多了就成山了，水多了就成海了。就像咱家的小白羊，小白羊长大了会生下羊羔，羊羔长大了会生下更多的羊羔，羊羔长大了，咱家有羊群了，等羊群就像这天上的白云一样多的时候，咱家的日子就过好了。

小荞听着奶奶的话，仰脸朝天空看。天上刮着凉爽的风，白云舒展，变幻不定。小荞出神地看着，好像真有大片的羊群从天上走了下来，越来越近，小荞甚至真切地听到了咩咩的羊叫声，好像催眠曲一样，小荞幸福地闭上了眼睛。

奶奶也盯着天空上的白云看，奶奶擦了一把眼，轻轻哼唱：小二妮，拔草根，拔了草根喂小鸡，小鸡长大了，二妮出嫁了……

开学了，小荞背着书包去上学。

学校在村子北边的土岭上，离小荞的家有一里多路。小荞上学的路上，经过一棵老槐树、一座石桥、一家小卖部、一家豆腐坊、一个理发店，还有一片有鸭子和鹅游戏的水塘。

平日里，村街上看不到很多人。村里的年轻人都去城里务工了，只剩下一些老人和孩子。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在外务工的人回来了，村里才会热闹一些。

小荞沿着村街走，阳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小荞踩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她走一步，影子便往前挪一步。小荞走得越快，影子跟着挪得越快。小荞想到了老师教的一个成语：形影不离。这个成语多好啊，小荞想着，又莫名地伤心了。

村街上很干净，只有白花花的阳光落在地面上。自从村里来了包村干部以后，实行了门前卫生包干制，村街隔不远的距离就有垃圾箱。小荞一路走着，眼神四处察看，她没看到想捡的矿泉水瓶子、废纸板什么的，小荞觉得有些失落。这些东西积攒起来能卖钱呢。

流年

夏在荷塘

唐广申



夏至的荷塘，花一朵比一朵俊俏，却谁也不离不开墨玉般的绿，那月亮似的圆。

可忙坏了小孩子，摘了荷叶戴在头上疯跑，或擎着长杆的荷叶，像撑着绿色的伞。也有禁不住莲蓬诱惑，赤条条下水的，一个个拧下来抱在怀里，或远远地扔到岸上。等上了岸，顾不得身上刺出的一条条红道子正蛰辣辣地疼，慌慌张张地套上裤头儿，各自抱了大大小小的莲蓬，剥了莲子扔嘴里，又拿着莲蓬当话筒，“喂、喂、喂”地讲话，伊儿哇啦地唱着歌。又商量着再去哪里野，就一阵风似地跑远了。

小姑娘们也喜欢荷叶帽，却更喜莲子的甜脆，荷花的粉嫩与芬芳，就央求了野小子摘上些莲蓬和荷花。也有不见野小子的，就用绑上铁丝钩的竹竿子，伸向池塘，费了劲儿捞到了手，叽叽喳喳跑到岸边的柳树下，急急地剥了莲子。更有小姑娘把荷叶瓣含进嘴里，或贴在脸上。

不管是野小子还是小姑娘，都喜欢坐个小马扎，拿本小人书，坐在水边引鱼。用一块做蚊帐的纱布，箍在铁条的圆圈上，四周拴上四根吊线再合成一根，系在长长的木杆，网里放上些花生饼、鸡骨头之类放进水里，过一会儿提上来，就有铅笔头大小的鱼、虾米和泥鳅，活蹦乱跳地放到水盆里，回家喂鸭子或用辣椒炒了吃。

但也有心急的，才放下水，等不大会儿就提上来，就空空的或只有几个小小的透明小虾米。也有玩跳房子、扔沙包、或翻绳、抓子子的；也有头顶着头蹲在地上，划了格子跳粪坑的；还有挖些小坑玩弹球的……就有人忘了去提网，等到玩够了想起来，提出水面傻了眼，鱼虾不见

影，网里的引食也不见了。

黑夜里的荷塘也是不消停，鱼儿虾儿的比高似的向上蹿，又扑楞楞地落水。大些的鱼撒欢似地搅腾着，浪花儿冒出来，惊得蝌蚪一溜烟似的逃远了。青蛙妈妈们跳上荷叶，或在草丛里探出个头，呱呱呱地抗议着，指挥蝌蚪儿勇敢地游。

月亮升起来了，光芒雾一般地缭绕在荷塘，凉风晃动荷叶与莲花，晚会似地手牵着手，翩翩起舞。青蛙也不再生气，欢天喜地开始了伴奏，就惊了柳树上的知了，一唱一和地赛起了夏至的歌。

■ 本栏摄影 成岳

迈上一段上坡路，远远就能看到学校了。学校里的红旗迎风招展，一阵风刮过来，小荞听到了上课前的预备铃声，她的脚步加快了。

小荞迎着风跑，学校越来越远，在咚咚的脚步声里，小荞隐约听到了同学们的欢叫声，好像大喇叭里传出了熟悉的歌曲：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噢，今天学校里有什么重要活动吗？小荞跑边想。学校里只要播放这首歌曲的时候，要么是召开运动会，要么是有人来检查工作。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学校会有什么重要的事呢？

小荞刚跑进学校的操场里，迎面便看见一片热闹的场景。歌声回荡在操场上空，操场中央的红旗刮得像一团燃烧的火。操场中间搭起了一座主席台，主席台下边摆满了长条椅子，已经有同学陆续坐在了椅子上。

看来又要开大会了。小荞气喘吁吁地跑到那片椅子旁，寻找着自己班里的同学们，她看到上学期间和她同桌的宋明泽从椅子上站起来，冲她招手：小荞，快过来，马上就要开会了。

小荞叹了一口气，绕过一排排椅子，坐在了宋明泽身旁的椅子上。

其他熟悉的同学也转过头来，打量着小荞。宋明泽看着小荞的脖子说：今天开大会，你没戴红领巾啊？

小荞立刻摸了摸脖子，是啊，怎么忘了戴红领巾呢。小荞转身把书包拽到怀里，伸手摸了摸。她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奶奶把她的红领巾洗了晾在了绳子上，今天早上她忘了戴。再回家拿已经来不及了，小荞怔怔地喘着粗气，她觉得浑身都要塌架了，跑了这么一段路，能不累吗？忘了戴红领巾，能不焦急吗？

宋明泽说：小荞，你待会儿还要上台领奖呢。小荞啊了一声：我上台领奖？领什么奖啊？

宋明泽指着主席台上边说：你看，那一大堆奖品，听我爸爸说你有你的呢。

宋明泽的爸爸是学校的副校长。小荞相信他说的话。小荞欠身朝主席台上看，身旁几个同学也跟着欠身朝主席台上张望。小荞这才看到，主席台前边，果然摆放着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箱子。她正发呆地张望着，大喇叭的歌声忽然停了。操场上渐渐安静下来。学校的马校长和教导主任出现在操场上，他们做出邀请的姿势，接着几个男女跟着走上主席台，各自坐在主席台的椅子上。

小荞瞪大眼睛看，哦，那个平头男人不就是前几天去过小荞家里的那位孙会长吗？他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同学们。没错，就是孙会长，他身边坐着几个陌生的阿姨和叔叔，也是笑眯眯地看着台下的同学们。

马校长拍了拍麦克风，开始讲话了：同学们，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召开这次全校大会，主要是微公益协会来到我们学校，开展“圆梦行动”，给咱们学校的二十个同学送来了礼物，实现了他们的梦想。在此，我代表学校全体师生，对微公益协会的志愿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马校长说到这里，操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马校长跟着鼓掌之后，接着讲：今天，微公益协会的孙会长和几位志愿者也来到了咱们学校，借此机会，我想请孙会长讲讲在救助贫困孩子中发生的一些感人故事，希望同学们能多了解微公益协会爱心奉献的事迹，感恩社会，努力学习，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大家掌声欢迎，孙会长给同学们讲话……

操场里再次响起掌声，孙会长站起身，对台下的老师和同学们点头致意。在持续不断的掌声里，孙会长开始了他的讲述：同学们，我还是从说起吧，我们走上救助贫困儿童的道路，也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微公益协会的理念是，让每一只鸟儿都唱歌，让每一朵花儿都开放，让每一个孩子都感受到社会给予的善良和爱心……

(二) 未完待续

本文转载于《人民文学》2022年第6期“新时代纪事”栏目，责编：胡晓芳

九州论剑

「拾穗者」郭澄清

薛寒冰

在面对文学作品时，读者总有不尽的想象，因为它是具体却抽象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承载时代和读者心理感知的一种手段。从尚启元所著《郭大刀》一书中，我们可以通过“郭澄清”这一真实的人物形象，读到属于他所身处的时代及其背后的风貌，那些乡土人情，那些岁月光辉。

在这部传记《郭大刀》中，作者以充满文学性的写作手法刻画了长篇小说《大刀记》作者郭澄清一生的经历。从游记散文，到小说编剧，再到传记文学，尚启元的写作是有跨度的，他以他的文学行动印证着他自己的文学观：“我认为作家不应该单一地只掌握一种文体”。尚启元的视野和写作显然是多元化的，从《但愿，时光如初见》（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到《大门口》（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芙蓉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再到这部刚出版的《郭大刀》，尚启元的写作一直坚守着作为一名作家面对现实世界所应坚守的“最后一道防线”——扎根生活，紧紧地拥抱生活。尚启元的文学“多元化”，不仅仅在于他自由的穿梭于文学的不同文体里，还在于他的多重身份，例如在写作之外，2019年由他担任导演和编剧拍摄的纪录片《人民作家郭澄清》相继在央视新媒体等影视平台播出。

《郭大刀》讲述了作为主人翁的郭澄清从一个贫穷困苦的少年成长为痴迷于文学创作的优秀作家的历程。尚启元用他饱含感情的笔尖最大程度地向我们展示了郭澄清的一生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还有郭澄清看似平凡但却非凡的一生。尚启元以细节呈现了郭澄清的性格，譬如他写道：“郭澄清在医院一直坚持写作，每晚只睡三个多钟头。有一次，感冒三十多天，他竟写出了三十万字。医生多次心疼地劝他休息，甚至命令他‘停车’。他却风趣地说：‘大夫，我的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写啊！绝不做掉队的腐卒，要不愧为炎黄子孙啊！’”

尚启元在《麦田守望者》一文中，曾从郭澄清的文学作品联想到法国画家米勒的《拾穗者》，在他眼里，有时候文学与美术仅仅只有“一步之遥”。郭澄清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犹如米勒画中的拾穗者一般，守望望着鲁北平原广阔的麦田。作家郭澄清因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刀记》而闻名，由此也可以看出《大刀记》在郭澄清文学创作生涯中的意义。

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作为当代红色经典作品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影响了至少一代读者的成长。关于长篇小说《大刀记》，尚启元回忆说，他在初中时，就读完了《大刀记》。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其故事情节如数家珍。后来又因为工作原因，尚启元和郭澄清的儿子郭洪志相熟，尽管他们有三十多岁的年龄差，但在无数个日夜里畅谈关于郭澄清和他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郭大刀》一书出版背后的故事，也是《大刀记》所带来的故事。

长篇小说《大刀记》描绘了鲁北乡村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多年的时代巨变和历史风貌，而尚启元的《郭大刀》就像是一面照射着《大刀记》的镜子，折射着《大刀记》背后的历史风貌，梳理了郭澄清创作《大刀记》的时代脉络。尚启元细致深入的刻画了郭大刀这一真实的人物形象，并完整地呈现了郭大刀和他所创作的经典文学《大刀记》的价值。

郭澄清的长篇小说《大刀记》作为当代红色经典作品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与《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等长篇小说相提并论，影响了至少一代读者的成长。关于长篇小说《大刀记》，尚启元回忆说，他在初中时，就读完了《大刀记》。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其故事情节如数家珍。后来又因为工作原因，尚启元和郭澄清的儿子郭洪志相熟，尽管他们有三十多岁的年龄差，但在无数个日夜里畅谈关于郭澄清和他的文学作品，这也是《郭大刀》一书出版背后的故事，也是《大刀记》所带来的故事。

长篇小说《大刀记》描绘了鲁北乡村从清末到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多年的时代巨变和历史风貌，而尚启元的《郭大刀》就像是一面照射着《大刀记》的镜子，折射着《大刀记